

“今年在上海待了7个月,我也刚刚回来。”眼前,是一个瘦小的银发老太,她座位边上倚着一根拐杖。她穿得很朴素,淡蓝色衬衫,酱红色马甲,外面还套着一件棉的夹克衫。但在莫高窟,在敦煌,在茫茫大漠,甚至可以说在神州大地,这个瘦小的老太,为很多人所认识、知道、崇敬、追慕。她是樊锦诗,83岁了,大家叫她“敦煌的女儿”,因为她出生北京,长于上海,北大求学,而后把漫长的一生奉献给了西北,奉献给了敦煌,她顿了顿说,“应该是18岁以后,我在上海待过最久的一次。”

“还是喜欢这里的气候。”在上海待了好几个月,她有点想念敦煌,她一边吃着碗里的几个水饺一边“抱怨”说,“西北人就是不太会做菜,不怎么放糖,极又不爱吃辣,吃了几十年了,还是吃不惯。”这个身材娇小的“上海女儿”还记得小时候住的武进路,记得四川北路海宁路上曾经最热闹的国际电影院和胜利电影院,记得软糯的上海话,“我一直会说的,就是这么些年,也没什么人跟我说上海话。”上海、敦煌,大约是这个“女儿”的两个家乡。

“不太会做菜”的西北人给我端上了好几个小碟,凉拌黑木耳、热炒油菜、麻婆豆腐、炆卷心菜,还有一份羊肉和一盘樱桃番茄干。简单,却也丰盛。“食堂菜,一道吃点”樊锦诗胃不好,每天都要吃“多酶片”,还有胡庆余堂的“胃复春片”,萎缩性胃炎让她基本没什么胃口,饭量很小,所以那一顿便餐,与其说是“一道吃点”,不如说是她“陪我吃点点”,现在真的比40年前好多了,那时候真的每天在吃沙子。”说罢,我们都笑了。

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存下来的照片看,莫高窟

南区有些洞口的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,一直淹到第二层石窟的地面;1963年樊锦诗北大毕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,他们每天早上出工也都要先人工清理积沙,“用牛车运沙,几十年如一日”。现在游客和洞窟再不用每天吃沙子,是因为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科学治沙,无论是长达3240米的“A”字形

## 与樊锦诗的一餐便饭

孙佳音

尼龙防沙网,还是两公里长的人工防沙林带,一点点,一步步,他们花了几十年的努力,凭科学的态度,务实的办法,将风沙对莫高窟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。

其实敦煌研究院,这几十年都用的是这样的“笨”办法,文物宝贵很着急,文物宝贵又急不得。比如他们逐步摸索研究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方法,“也做了几十年了,最早的那批摄影师也都年过半百了”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学习海外经验,采用覆盖式图像采集和电脑图像拼接的方法数字化壁画,到2006年后不断自主探索、改进,“我们现在采用自主设计的反射式柔光箱,并采用标准色温5500K冷光源照明,既保证了图像采集的色彩质量,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洞窟壁画。我们还研制出四种规格的壁画自动采集轨道系统,不同大小、不同形制的洞窟都能一一摄影采集……”樊锦诗如数家珍,对于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在数字影像采集、色彩管理、图像拼接、图像检查、图像定位纠正和数据存储上所做出的探索和试验,她是自豪的。

更让她自豪的,或许是“数字敦煌”数据库的一次实地完美运用。如今每一个在网上预约了莫高窟普通票的游客,在进入洞窟参观前,都要在距离莫高窟14公里的“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”观看两部20分钟的电影,一部4K的《千年莫高》,一部8K高分辨率的球幕电影《梦幻佛宫》。这既提升了观众的参观体验,更大大减轻了洞窟实地参观的压力。

距离我上一次到敦煌参观,已过去十年,那时候数展中心还没建成迎客,“这两部片子也太棒了,尤其是球幕那部,那么绚烂,那么精美,八个洞窟,看不够啊。”听我这么说,樊院长笑了:“只能二十分钟,否则年纪大的观众,要头晕了。”其实,我知道,这短短20分钟背后有许多不同于常规的技术手段,包括航空测量、考古绘图、激光扫描、逆向工程与影视建模等等,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远超一般天文馆的球幕电影,“计算机数据获取这一项工作,就有近40个专业技术人员,在莫高窟每天工作12小时,持续了整整七个月。”作为一个电影记者,我又好奇询问,当时一秒钟8K画面渲染需要多久,樊院长见我有点懂经,耐心答道:“当时一秒钟画面渲染要60个小时,全部渲染完成耗费了近一年。”我在心里大大地惊叹了一声。

樊锦诗又笑了,她笑的时候,特别可爱,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。不,不是像,是十足一个单纯、明亮的女青年。我想,49年前她坐了三天三夜火车,又换了拉煤卡车来到莫高窟跟前时,大约就是这般模样吧。

樊锦诗说,史苇湘先生第一次给他们介绍洞窟的印象,那些早期壁画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,那些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和青绿山水,那些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和斑斓瑰丽的色彩光影,长长久久地留在她的记忆里,几十年来未曾淡却分毫。我想,那一年那一刻,她对洞窟的热衷,对考古的虔诚,和对文物保护的敬畏,也长长久久留在她的身体里,几十年来未曾磨灭分毫。

临别时候,樊锦诗送我一本她的自述。厚厚475页,有她的成长,她的青春,她的师长,她的爱情,有她40多年坚守大漠的点滴努力,还有她对敦煌质朴却深沉的爱。合上书最后一页,再默念一遍书名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,我想这七个字,樊锦诗用一辈子在写。

擀钵,陶瓷品,极寻常之用具,过去几乎每户人家皆备也。应该说擀钵是总称,除钵外还有一件擀杵,否则,孤掌难鸣矣。先述擀钵之形状:高约5寸,口部直径约4.5寸,底部直径约4.3寸。钵体外面全部上釉,以求美观,钵体内部只有上半部上釉,其他部位皆不可上釉。再述擀杵之形状:一支擀杵长约6寸,其形圆,杵干直径约1寸,杵头形似大半个乒乓球,连接在杵棒的下端,整个擀杵只在杵的上端大部分涂釉,下半部及球形端皆不可涂釉。

擀钵有什么用途?大家知道,我们中国人过年要吃汤圆,团团圆圆,其乐融融。现在一些超市一年四季供应汤圆,回家烧煮一下即可,极为方便。可是过去情况不同。逢年过节要吃汤圆时,制馅需要花点时间。先炒香芝麻,再用擀钵与擀杵将芝麻擀碎成粉状。将芝麻粉拌以白糖或红糖,按各家之喜好而为之。

擀钵还有什么用途?在百年前,女性皆为缠足者。缠足过程中,脚底中部凹处总是受损,会有异味。过去人家就用明矾粉敷在受损处,既消炎又除臭。取来明矾块,敲成蚕豆或豌豆大小块,将小块明矾放入擀钵,用擀杵的球形端在钵内不停转动,使明矾块受磨捻而粉碎,直至成粉状,保存好,有需要时随时取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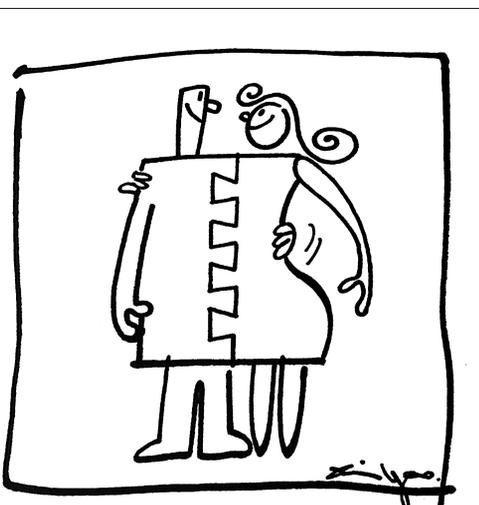
## 雅玩

四个闺中密友,偶有小聚,不知何时起,都会互赠一些心仪的小物,或是一只白底蓝花的杯子,或是一盏斑斓的碟子,又或是一条素雅的丝巾,都是各自喜欢且偶得的小物,每每予人惊喜,自己亦是喜不自禁。

都说小物怡情。小物之于女人,更是生活中的不可或缺,是情绪的调剂品,是平凡日子的小确幸。

有段日子痴迷某个牌子的花茶,趁着“双11”入了一堆,一款一款试过来,最终为玫瑰花茶深深折服,不仅是那只带着凹凸玫瑰花纹的锡罐,更是因为玫瑰花苞花瓣的茶香,在唇齿间回旋飞扬的口感,温润隽永,甘甜沁香,是那种浪漫与隽永,不淡,不浓,恰到好处。想着作为办公室午后提神,真是最好的,再说,“予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,想必花茶亦然,遂果断打开某宝续单,与闺蜜们分享。

逛街是女人的专利,从18岁到78岁,只要尚有脚力,都要挽着手臂去逛的,边走边聊个老公孩子张三李四的八卦,眼睛却是一刻不闲着,目光犀利地捕捉着一切美丽小物。但是,逛街也是有“要领”的,比如下手须得果断,相信“第一眼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从恋爱到结婚,由合伙人变成合伙人。

9月23日傍晚,作家王季明传来消息:尤凤伟主席今天上午十一点多钟走了,走得很安详。他生前明确告诉身边人并转告我们,自己走后不搞告别仪式,不发讣告,不开追思会,特告知。

明知不会假,还是追问消息来源,得到证实后,我在他微信里留言:尤凤伟老师,一路走好。那时,他应该还没走远,我相信,他是看到了。

当晚,青岛晚报发文:尤凤伟今日辞世!青岛文坛“失重”了。网友留言说:尤凤伟是青岛小说界的一座山。其实,说是山东文坛“失重”抑或是中国文坛“失重”也不为过,尤凤伟是当代文坛的一座山,坚如磐石,英风俊骨。

尤凤伟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的昆嵛山下,后来,长期生活在青岛,近山近水,仁厚和睿智是他的品性,他对人诚恳,做事低调,不张扬浮夸,拥有一颗悲悯之心。

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叫《爱情从这里开始》,写昆仑山麓的青春和爱情,这是一个纯正的开端,也是一个写作者发出的美好集结号。后来,他从抗战、土改、反右等题材,一直写到城市化题材。其中《石门夜话》和《一九五七》是他的巅峰之作,一个恣意狂狷,一个深邃庄严,一个才华喷涌,一个溢满情怀,值得称道的是,文中的那些连页的对话,你来我往,不动声色,诙谐绝妙,又隐藏锋芒。很多人说小说中的对话难写,其实对话更考验作家的功力。他后期的作品大多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,炉火纯青,愈发老到。《中山装》《鸭舌帽》《衣钵》《遗忘》《魂归何处》等,一篇是一篇,皆是精品杰作。他不善交际,也不热衷经营管理人脉资源,但他还是期待对于他后期的作品,能有一个学术的研讨,我想,他要听的是中肯的批评,当然,还有肯定和赞扬,可惜,他走了。

对尤凤伟的了解几乎和读他的作品同步,欣赏他做人真诚并慎独,佩服他为文讲情怀和良知。多年来,他一直手写,请人打印,他会交代打印社把新写的小说转发我看。后来,这条线不知为什么断了,好在可以在互联网,在他的博客里搜到他的新作。每每读到,都会欣喜,发自内心的赞叹。他归根到底是一个朴素的人,对生活没有富贵奢望,只呕心书品,唯有对创作和情感要求甚高。他的文笔一如他的人格,远离虚华,坚韧、醇厚、有回味。

2010年春,记得是一场大雪后,去青岛签名售书,低头为读者签名时,有一个人也在排队,走到跟前,他把两本书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,轻声说:请给我也签个名吧!我抬头,惊喜,是他,尤凤伟先生,嘴角微扬,目光温婉。我立起忙说,怕打扰,没通知。他说,也巧,报纸上看到了。“留下吃饭吧?”“不了,都不认识。”他拿着两本书走了,他的身影,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。

的直觉,不然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;徒增怅然;再比如,眼里只看“小物”,奢侈品绕道而行,所以即使买错了也不至于追悔半天;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——必须跟对的人、去做对的事。她提供好的购物点子;膨胀的物欲却又让她及时阻止了。

某日,与资深闺蜜去时尚地标南西,忽地发现街角一家宽敞的杂物店,说是“杂物”,其实就是集家居、服饰、餐具甚至野外用品于一体的店,也有咖啡座。心不在焉地喝着咖啡,眼睛一直在瞄周边:这里的杯碟都好别致,那只锥形的茶色玻璃沙拉碗,如若盛着半盏鲜艳的石榴籽抑或是湖绿色的牛油果沙律,想想都叫人垂涎,可惜只剩孤零零一只,但转念一想:“一人食”也是可以的,便入了。小巧精致的贵族蓝化妆包,皮质好柔软……万般不舍地适时收手。没想到过了几天,快递送上了门——哎呀呀,闺蜜的盛情,总归是要笑纳的吧!朋友间互赠的小物,与价值无关,与情谊有关,她是一个鲜活的念想。那次坐游轮,带了

水斗是个好地方。家家有个咽喉处,那就是它了。都说财位是进财聚宝的,水斗是下水除秽的,两者同样重要。

旧时弄堂的水斗多几家合用,环境逼仄,洗脸刷牙,涮菜淘米,凡种种洗涤,非去水斗不可,好比非洲旱季的池沼水塘,动物间再怎么互为饕餮,不共戴天,口渴时,就算极不情愿而且充满杀机,也不得不在水源共享。

水斗在弄堂的位置还真这样。尤其是底楼的水斗,大热天我们踢够了球打够了弹子逃出了“江山”,玩畅了,就一起哄到水斗旁冲洗,唱啊叫啊笑啊,浑身的斑斑劣迹必须赶在父母下班前“把生活做清爽”。

这时的水斗就是我们的“非洲水塘”,记得哥有次被人砸破了头,鲜血流满脸和脖子,伤口其实不深,只是吃相难看,然而被爸妈看见就是天大的事,于是在周围的惊叫声中他直奔水斗下狂冲,不料冷水一激,不但伤口凝住了,脖子与脸上的血污也冲得干干净净。

当然,它最大的公益还是给我们洗澡。弄堂房子洗澡向来是难题,一般老辈人都用长腰脚盆解决,但我们讨厌脚盆,暑假里大家排队到水斗处水管冲淋,只穿一条平角裤,打满肥皂恣意地冲,还觑人戒备,闪电一样伸进平角裤里涮几把。

水斗还是坊间社交的好去处,物资短缺那些年我还在安徽,每次回沪总要把各色皖南土特产“轰隆”往水斗里一倒,鸡鸭鱼鲜冬笋板栗山核桃……邻居们忽地围拢上来,啧啧称赞之余,也恭听我喋喋不休的吹牛。事实上,老太们更喜欢在水斗旁洗鱼汰菜,交流厨艺;家务女孩往往水斗旁边剪着毛豆,一边也着邻家男孩,而亭子间嫂嫂最喜欢在水斗里搓衣服了,届时她撇着臀,卖弄着身材,左右乱瞟,老爷叔也会及时上前弹着烟灰“噶山胡”,举来世界的暧昧与秘辛至少有一半是在水斗边让我初窥的。

俱往矣,水斗现今都是独用了。但它仍然是个好地方。

前些年常常醉酒,待到必须一吐为快时,我可不愿意去抽水马桶,马桶什么地方,岂是我等匍之匍之,并且涕泗为之横流的存在?

要吐,就吐水斗,大丈夫感慨无限地扶着水斗,可以边吐边喃喃自语,什么老板器量小啊,什么同事太猥琐啊,什么三十功名尘与土啊……人生的得意与失意都可以对着水斗絮絮叨叨地倾诉,好比网上的“树洞”,对着它们畅所欲言,安全。

家居不拘礼。天天“齐眉举案”,哪些可以在水斗边收官。

首先是一碰注定要汤汁淋漓的那一拨,比如盛夏回家吃西瓜,还等得及缓缓坐下,细细切块吗,何不大刀劈开,一人一块,凑到水斗咔嚓咔嚓大嚼,嚼完一扔,顺手一洗呢,何其的爽快!

我曾说过,为痛快淋漓,芒果最好到水斗边了结,其实除了芒果,水蜜桃也最好凑到水斗边解决,蜜桃佳种往往水分越越多越越越,但和吃芒果一样,蜜汁一多易打滑,从小到大我不知有多少次水蜜桃打滑祭了地藏,想那鲁哀公请孔夫子吃桃,事先必须手持黍子细细扫去桃毛的一定不是水蜜桃,否则不会剥了皮吃吗?如今我等水斗边剥了桃子,就势又捧着“咔嚓咔嚓”,兀那蜜汁汨汨而下,事后照例“顺手一洗”了之,又是何其的爽快!

水斗里焚烧物件是犯忌的,给人极大的负面想象,不过焚烧情书可不在其限,反而给人悲摧浪漫的感觉,我的一个朋友曾一口气团灭了七十七份情书,边烧边泪奔的,我在一边给他加油,说这一刻将永载史册,因此推而论之,水斗还是家中消灭的好去处,但凡失烧烟火之物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扔进水斗,也不知多少次了,老婆手中的长柄炒锅突然火苗暴蹿尺余,总是顺手往水斗里一塞,阿门。水斗真是个好地方。



## 七夕会

一套朋友赠送的旅行旧茶具,每日静静地煮茶、喝茶,确实能够感觉到它昔日主人的温度,确实能够感觉到是在与友共饮,故而心情怡然,愈加欢快。都说:喜欢小物的女人,是温暖的。这话听着顺耳,也颇有同感:几个有着相同爱好的闺蜜,果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好女人”,温和、热忱、坦率,一如她们喜爱的那些日常小物,不奢靡、不张扬,然细细体味,都是平凡的美好,都是旭日般的暖意。